

诗心歌雨

中秋的月

柯山樵夫

银河系里,你只是一粒微尘
唯有在东方古国
你才被赋予嫦娥故乡之名
几乎触手可及
又遥不可及
只能触摸到你银色的光

中秋佳节,明月当空照
又不仅仅照彻当空
可能还穿透思念,连接乡愁
有人看你是月满西楼
有人看你却泪盈双目

今夜,人们在几多处望月
有的在青藏高原,有的在东方明珠
有的在黄河之畔,有的在西子湖边……
而我选择独守故乡
为你们守护
故乡不变的月亮

夜钓

徐震仪

村落,
浸入暮色。
天际,
现一弯明月。
渔翁,
点燃起心灯;
把心愿,
投寄给湖泊。
垂丝,
是一种期盼。
起竿,
是慰扶心肠。
空钩,
本是个寻常,
渔获,
亦常常平淡。
钓鱼,钓鱼,
显现人的
永不熄火의
理想。

拜月

罗宗

母亲摆好香案
月饼、桂花、柚子、茶
朝着月亮的方向
拜了三拜

她说,一拜平安
二拜团圆
三拜远行人
早回家

我站在旁边
不知道该拜谁
月亮那么远
渔火那么近
故乡在中间
像一个不肯上岸的人

女儿学着母亲的样子
拜了三拜
她拜的是
——一块月饼

凡人世界

那年中秋

葛新胜

那年中秋前,母亲打来电话:
“你们忙,就不要回来了,家里都好。若是回来,什么都不要买,家里啥都有。”

我应允着母亲,心里猛地一酸。我知道,母亲年纪大了,逢年过节总盼着我们能回去。但她又担心我抽不开身,怕我为难,心疼我。

最终,我还是安排好手里的活儿,带着妻儿回了老家。刚到村口,母亲就迎了上来。“我下地刚回来,真巧,走,回家。”母亲说着,吃力地抱起小孙子,亲了又亲,乐呵呵地,笑深了脸上的皱纹。我央求母亲把小家伙放下,可母亲哪里肯,抱着孙子,喘着粗气,走在我和妻子前面,一步一步往家赶。看母亲高兴的样

子,我的心里暖暖的。没想到,我和妻子的举动,竟让母亲开心成这样。

到家门口,父亲微笑着迎了出来,说道:“你妈这是第三趟到村口看你们,终于来了。”我无言,原来母亲不是偶然路过,而是在村口等我们。母亲放下孙子,瞪了父亲一眼,嗔怪道:“还不准备吃饭。”父亲忙去拉桌子、拾掇凳子,并说:“不到十一点,你妈就把饭做好了,说你们一定会来。”言语间,父亲也难以抑制激动之情。

从厨房到堂屋,父母一趟一趟端饭菜,我和妻子上前帮忙。看着一桌子好吃的,看着父母满脸的笑容,我的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,真不敢想象,如果我没有回来,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母亲在村口望眼欲穿,父

亲在家里左顾右盼,准备了一桌子饭菜,到头来,老两口净是失落与伤感。

吃饭时,母亲一个劲地把好吃的夹给我和妻小。我理解母亲的心情,小时候,母亲总是这样,把好的留给我们,自己稍稍对付一下就行。虽然我们长大了,但在母亲的眼里,依然是她疼爱的孩子。我无法拒绝母亲的心意,和妻儿大快朵颐,父母看在眼里,喜上眉梢。

离开的时候,父母很是不舍,但还是催促我们赶紧走,路上注意安全,到家后打个电话,免得他们担心。车子走了好远,我依稀看见他们依然站在村口,张望着。

而今,又是一年中秋将至,母亲已离开人世三载。月圆,人再难团圆。



山间晨曦

李昊天 摄

流金岁月

挖花生

林新娟

样。我的父母亲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,真心不容易。

我们把花生捧回家,像是把整个秋天带了回来。将花生洗净,这一颗颗果实,不只是劳作的收成,还有从春到秋,一家人没缺席的耐心。

我小时候吃花生,只有在过年。年前,母亲买回的年货中,有一大袋瓜子、一大袋花生,放在有喜鹊报喜图案的饼干箱里,嘱咐我和弟弟:可以吃,但少吃,年后要招待客人。后来母亲便不再管我们怎么吃,我们也记着母亲的嘱咐,嘴馋了去掏几颗花生,慢慢地剥壳,慢慢地咀嚼。待正月过后,剩下的花生瓜子都是我们的,但我们还是吃得慢悠悠。

那时买的花生,最初是淡味的,与母亲上街时我见过,在一口大铁锅里用沙子直接炒熟,现场热气腾腾,香味十足。再后来,有了咸味花生,是用盐水煮后晒干的。我感觉,那口感太生硬,没有花生该有的鲜活滋味。我们家的年货花生,从原味到咸味,又从咸味到原味。

当不再为果腹忙碌后,父母亲

自己种花生。那时候我在学校,没时间去地里。待我放学,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盆水煮花生,放了辣椒、盐等调料,升腾着热气。我剥开一颗又一颗,每一颗都带着自由的香甜。

过年了,母亲将自种的花生做出沙炒、水煮、油炸等各种口味。沙炒花生时,那火热的香味直冲鱼鳞瓦而去,在村里玩耍的我,不用母亲喊话就直奔厨房而来。

我最喜欢吃的花生,是刚从地里挖出来、洗净外壳泥土、未作任何加工,还带着天然水分的八九分熟原生态花生。水灵灵、嫩生生的新果实,上下牙咬合的那一刻,从花生里喷发出的纯天然气息、泥土交出的味道,没有亲口尝过的人,是无法从文字中得到体会的。

眼前挖回来的这一口鲜,煮、炒、炸,哪一种口味更佳?没事,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一样样慢慢做,慢慢品。就像花生在地里那样,不慌不忙,把一整个春天和夏天,都收进这一口里。